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
第十八回 河柳畔遇難成閻 山石邊逢僧脫難

詩曰：禍福之生不偶然，也須一著在機先。
只知悻悻全無畏，詎意冥冥別有天。
禍事臨身逢鬼域，福星照命遇仙緣。
勸君不必多勞碌，軸負日高花影眠。

卻說老道士把進忠踢下溝去，瘡都跌破了，又沾了一身臭水，掙也掙不起來。卻好元朗回來看見，問道：「你怎麼跌在此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我來尋師父的，見鎖了門，我便出來。遇見老師父，疑我做賊，把我踢倒在此，望師父搭救。」元朗便去叫了道人，扶他起來，取水來代他沖淨身上，又把件舊布褂子與他換了，盛兩碗飯與他吃，說道：「你在後面歇歇再來。」老道士猶自不悅。元朗道：「人生何處不行方便，濟人之難，勝似修持，他一人能吃你多少？我看此人像貌，定非終於落拓的。」老道士道：「等他做了官，來報答你。」元朗笑道：「我豈圖報緣周濟他的？祖師經上不云：『發一憐憫心，周遍婆娑世界。』這人若病好了，愁他沒碗飯吃麼！」老道士平日最愛他，雖心中不快，卻又不好再說他，只得罷了。

進忠捱到後面，元朗又叫道人送個草與他打鋪，晚間自己送了三五百錢與他，說道：「我明日要下鄉收租，有□數日纔回，這三百文把你盤攪。我已吩咐過道人，叫他每日送飯你吃。你不可再到我房裡去，恐老師父惡你。我回來自然看顧你。」進忠道：「多承師父厚恩，異日銜環結草，補報萬一罷！」元朗道：「不要說這話，但願你早早瘡好罷了。」說畢而去。

初起道人還逐日送飯與他吃，後來老道士知道便禁止了。那三百文錢不幾日用完了，依舊忍餓。此時正當五月，天氣甚長，一日到晚餓得腹痛，捱到街上，人人掩鼻；到人家門首，非嚷即罵。進忠只得坐在地下，思想到：「身上無一值錢之物，只有手上這顆珠子還值些錢。」那珠子自得病後恐人看見，常把泥土塗在上面，遂拿過來洗淨，依舊光明奪目。睹物思人，不覺眼中流淚道：「珠子呀！你想在佳人手裡，常與玉體相偎，我魏進忠得月姐相愛，與他並肩迭股，粉香脂色，領略俱盡，與你一樣。我如今流落塵埃，與你包在沱內總是一樣，代你洗去泳，依舊光明，不知我可有個光明的日子！」一頭想，一頭哭，又捨不得當去，道：「罷！就死我兩個也在一處。」又轉想道：「我徒然餓死，這珠子終落他人之手，不如當了，或者將來還有取贖之日。」於是硬著心腸，捱了來尋當店。走上大街，只見一座大門旁邊有個當店，只得慢慢走進去。櫃上人喝道：「不到散錢的日子，來做甚麼？」進忠道：「我不是討錢的！」朦上道：「不是討錢是撞日朝子的。」進忠道：「我來當銀子的。」櫃上人笑道：「拿來看！」進忠將珠子解下，放在朦上。那人見了，驚訝道：「好東西！你做花子，怎得有這東西？必是偷的！」那一個人道：「他本不是個花子，他是過路的客人，被賊偷了，後又害起病來，流落在此。前日當被就是他，這自然是他帶著的。」又一人接去看道：「必是偷來的，快趕他出去。」小廝們亂推亂打的趕了出來，也不還他珠子。進忠氣得沒法，路旁人聞之也不服。

忽聽得人說道：「站開些！公子來牙祭了。」進忠候他下了轎，見是個青年秀士，向看門的道：「為何容乞丐在門首？」進忠忙跪下道：「小人是訴冤的，求公子救命！」公子道：「為甚事？」進忠細細說了一遍，旁人皆道實有此事。公子便進來向櫃上人要珠子看，朦上人不敢隱瞞，只得拿出遞與。公子看了道：「果然珠子好，叫他進來。」進忠入內跪下，公子道：「起來。這珠子可是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正是。」公子道：「你這珠子是那裡的？」進忠道：「小人也曾有千金資本，因連年失事，被困在此。這珠子是小人自幼手上帶的，也是無奈纔來當的。纔朦上說我是偷來的。」公子道：「就是偷的，我們也不應白拿下來。我想你不若賣與我，還可多得幾兩銀子。」進忠不肯，公子道：「你既不肯，就當□兩銀子與他罷。」進忠拿了銀子，謝別公子，歡然出來。先去換些錢到酒飯鋪內吃了一飽，思量算計，想不出個法來。忽想道：「我本錢費盡，又染了一身瘡，與乞兒一般，縱走遍天涯也無安身之處，不如還歸家去，雖受丈母奔子的氣，到底還有些田房，盡還可過活，只好忍些氣回去。」為是一念，鄉心又動，便去買了些布回廟中來。途遇元朗回來，問道：「這布是那裡的？」進忠一一告知。元朗道：「既有家，自然回去為是。」進忠便把布送到成衣鋪裡，做了幾件衣服，又買了頭巾鞋襪。

誰知眾花子都知他有了錢，便來拉他去吃酒。進忠的銀錢都收在元朗處，遂說道：「身上半文俱無，不好去得。」眾乞兒道：「我們請你，代你錢行的，不要你出錢。」進忠推脫不得，只得同去。吃了一日酒，回來置備，不數日收拾停妥，來辭元朗。元朗道：「看你一貌堂堂，正在壯年，定有進步。你的銀子我已代你都夾碎裝在搭包內了。」又把件藍布道袍、零用錢一千文與他，又吩咐道人備飯與他。

次早吃了，走到方丈，叩謝了老道士與元朗，又謝了道人，灑淚而別。背上行李，慢慢出城來，及到人家盡處，早有眾乞兒在此伺候著他。他要從大路走，眾人卻拉他走小路，道：「這條路近多哩！咱弟兄們有壺水酒代你錢行，管你到家得快。」進忠被眾人拉得沒法，只得同著走了一會。只見前面一道大河阻路，眾人攙著進忠到柳蔭下，將幾罐子酒，荷葉包的菜拿出來，你一碗我一碗，把進忠灌得大醉睡倒。眾人動手把他剝得赤條條的，抬起來向河心裡一掠，大家分散了行囊，飛跑而去。

那水急如飛箭，一個迴旋將進忠送到對面灘上。那灘上有兩隻狗在那裡，忽見水裡推上一個人來，那狗便走來，渾身聞了一會。那進忠是被燒酒醉了的人，又被水一逼，那陽物便直挺挺的豎起來。那狗不知是何物，跑上去一口，連腎囊都咬去了。進忠醉夢中害疼，一個翻身復滾下水去，一浪來打下去，竟淹得暈死過去了。正是：

可憐半世豪華客，竟作波中浪蕩魂。

進忠被水淹死，一靈不冥，遠岸而行，走到一個隘口，見有一條路亮，一條路黑，路上俱有男女行走，心中想道：「從那條路去是好？」只得坐下，躊躇定主意。忽然聽見喝道之聲，正思躲避，只見那條黑暗路上，擁出一彪人馬來。但見：

繡旗飄號帶，黃傘卷征塵。長大戟燦秋霜，短劍利兵欺瑞雪。銅鑼雙響，渾如北海起蒼龍；畫角齊吹，宛似南山來白虎。引軍旗齊分八卦，壓陣幡天按四方。玉印丹書，對對金童常捧定；黃旄白鉞，紛紛天將任傳宣。正如月亭下雲衢，好似天蓬離門府。

那人馬儀從，一對對都從進忠面前過去。只見後面馬上，端坐著一尊神道。看他怎生打扮？只見：

束髮冠真珠嵌就，淡黃袍錦繡攢成。腰垂玉帶襯黃，肩簇團花飛彩鳳。

正大面如滿月，光芒眼露銀星。名高東嶽列仙卿，廉訪使九幽位正。

那神道駐了馬，將鞭指定進忠道：「此生生之魂，何以至此？」路旁走出一個老者，跪下稟道：「魏進忠祿命未終，偶被群小所害，請大帝法旨定奪。」那神道問：「他宅舍如何？」老者道：「宅舍未毀，已命河神守護，只陽道被傷。」那神道微笑道：「此亦天數使然，速領他回去。」那老者答應，站起，便引著進忠隨在馬後，如風似箭的，只見那些人馬漸漸向半空裡去了。老者領進忠走到一處，見一個人睡在地下。那老者連叫三聲魏進忠，猛將他一推，進忠一個翻身醒來，看時，依然睡在河邊。

定了一會，心中明白，只是身上一絲衣服俱無，只得慢慢捱起。見岸上有一所破廟，爬到廟中。覺得下身疼痛，伸手摸時，原來陽物不見了，到摸了一手鮮血，吃了一驚。坐在廟中思量道：「莫不是做夢麼？」想了一會，纔悟道：「是了，這是那幾個花子謀我的錢財，灌醉了我，割去陽物要害我的命。我已死去，遇見神道，說我壽未終，送我還陽。但是這裡四無人煙，衣食全無，如何是好？」且下部血流不止，這一會反疼起來，又無藥止血。只見香炉內有香灰，只得抓起一把掩上。可是作怪，那香灰掩上，血就止了，疼也住了些。原來陳香灰可以止血定疼，卻好暗合道妙。他就在廟內宿了一夜。

到天明時，便打算道：「如今雖得了命，無衣無食，怎處？我想此地既有廟宇，左近自有人家，且捱了去覓些飯食充饑，但是身無寸絲，怎好見人？」忽抬頭，見神前有頂舊布幔子，便扯下半邊來圍了下部。又扳下一條欄杆來拄著走，不論高低，只攙有人

跡之處行。走了半日，總不見有人家，漸漸走入山裡來。腹中饑餓難行，兩腳又疼，血又流了，兩腿走不動了，只得坐在一塊大石上。想道「終不是法，還捱起去覓食要緊。」剛爬起來要走，遠遠望見有個人來了。進忠道：「好了，有命了。」慢慢迎將上去。漸漸走近，看時，原來是個和尚，只見那僧家：

山裡老僧真異樣，身長腹大精神壯。
面如鍋底貌猙獰，耳掛銅環光晃亮。
體裁柿葉作禪衣，手挽香藤為拄杖。
好如六祖下天堂，喇瑪獨現西番像。

那僧人走到面前，進忠忙跪下道：「師父救命！」那老僧道：「這山裡四無人煙，且多狼虎，你原何一人至此？」進忠道：「小人是被難落水，逃得性命，不知路徑，亂走至此，望師父救命。」老僧道：「此是深山，離人境甚遠，你須到有人家的去處纔有抄化。」進忠道：「不識路徑，已三日不食了，望師父指引。」那老僧定睛想了一會，道：「你可走得動？若走得動時，隨我到庵裡去，方有飲食。」進忠道：「願隨師父去。」那老僧前走，進忠跟著走。那老僧走得甚快，進忠趕他不上，叫道：「師父等等我！」老僧道：「你將棍子丟了，我這杖與你拄著走。」進忠接過來，拄了走時，只覺身輕體健，可是作怪，與老僧一樣快。同進山口，真個好山，但只見：

青山透翠，碧岫籠雲。兩崖分虎踞龍蟠，四面有猿啼鶴唳。朝見日升山頂，暮看月掛林梢。流水潺湲，洞內聲聲鳴玉佩；飛泉激湍，洞中隱隱奏瑤琴。若非道侶修真地，定有高僧習靜廬。

老僧引著進忠，上了幾層高崖，經過許多林壑，總是巔崖峭壁，蒼翠玲瓏，觀玩不盡，卻也不覺疲倦。又走上一條高嶺，遠遠望見兩株大松。老僧指著道：「那松下便是庵了。」下嶺又走了半會，纔到那松下，果然好株大松。但見那松：

渾如傘蓋，儼若龍蟠。峻嶒老幹嵯峨，屈曲虬枝突干。久經伏臘，銅皮溜雨四圍圍；歷盡風霜，黛色參天二百尺。頂接雲霞來白鶴，根盤岩谷戲玄猴。大用可堪梁棟器，高標不厲大夫封。

又有詩道他的好處道：

枝作蟠虬幹作龍，月華扶上最高峰。
曾於太岳朝元見，不計先秦第幾封。

那松樹亭亭直上，足有數丈高，影罩數畝地。樹下一個天然白石池，碧沉沉的一池清水，滿池邊芝蘭掩映，菊竹可觀。不見有甚房屋。老僧又引他轉過灣來，只見靠山崖上有兩間棕篷，四圍以竹篔為牆，也無窗。老僧推開門進來，放下拄杖，叫進忠入內，取了個草墩兒與他坐下，向火盆內抓起兩個芋頭來，有茶杯口大，揀了個大的，遞與進忠道：「權且充饑。」自食一小的。進忠正是饑不擇食，接來幾口就吃完了，覺得香美異常。老僧笑道：「真個餓了。」又將手內剩的半個也遞與他。進忠又吃了，覺得也有半飽。老僧也不問他來歷姓名，竟自垂頭打坐。正是：

萬松頂上一茅屋，老僧半間雲半間。

雲到三更去行雨，回頭卻羨老僧閒。

老僧出定後，起身拾了些松枝，將磁罐子拿到池邊，舀些水煮些山藥、黃精之類，各吃了兩碗，就安歇了。

次日依然如此，並無米糧，渴則煎柏葉為茶。進忠雖不得大飽，卻也免於饑。過了幾日，老僧道：「我絕粒已久，恐你這山糧吃不慣，我下山去化些米糧來你吃。這裡還有三四日山糧在此，你可自己煮食。」又取出件布衫與他穿。他便背上棕圍，攜仗出門，吩咐道：「夜間不可出來，山上狼虎多。」說畢，行走如飛而去。看看天晚，只見月明如晝，不知今夕何夕。看月輪時，已是上弦時候，依著老僧之言，不敢出去，把蒲團儼好門去睡。

連日天氣晴暖，日間到樹下閒步，見池邊菊花大放，歎道：「我是七月初離涿州的，如今菊花到大放了，想已是九月了。」正是：

山中無曆日，寒盡不知年。

且喜天氣晴暖，坐在池邊，濯足一回，欲下去洗澡，又不知水有多深。忽腳下踹著塊石頭，便知水淺，緩緩將身子探下去，坐在石上洗了半日，覺得渾身爽快，濃血俱盡。到晚來，月光掩映，那松影罩在池內，猶如萬條虬龍相戲一樣，忍不住走到池邊玩月。忽聽得樹下「嗖嗖」的響，回頭看時，只見兩個東西從樹上下來，見人，便攢入樹下去了。進忠只是松鼠，也不在心，只待月色轉西，方進屋去睡。

到次晚，見月光已圓，又走到樹邊看月，又聽得響，他便躲在樹後黑處偷看。只見兩個小狗兒從樹根下出來，爬上樹去。少頃又爬下來，到池中洗浴，翻波濯浪的戲了一會，方上來蹲在樹邊看月。進忠也不驚動他，等到月色沉西，纔見他鑽入樹下。進忠想道：「這裡又無人家，何得有狗？想是狐兔之類，在這樹下為穴，也未可知。我已久不吃血食了，怎麼弄住他，到可得一飽。」回來睡下，思量了半夜，沒法兒取他。早起起來，便到樹下來尋，只見正東上一條樹根，拱在土上，根旁有個小孔，只有鼠穴大。又看了他出入的腳跡，回來想了一會道：「有了。」遂將身上圍的布解下來，見壁上有現成補衲衣的針線，拿來縫起個口袋，又做上一條口繩，將屋上敗棕取下些來，長長的搓了條繩，弄好。

到晚間，將口袋放在樹邊洞口，用軟枝子虛虛撐起，將口繩一頭扣死在樹根上，一頭遠遠的帶在手裡，取兩塊鵝卵石在手，閃在樹後。等到交亥子之時，那東西依然出來，竟到池邊去戲水。進忠將口袋移在洞上。待他洗畢，正蹲在樹下望月，進忠將石子掠去，一聲吆喝，那兩個東西忙來奔洞。覺得布袋撞動，進忠將手中繩子一收，忙來看時，只見一個在內亂跳，便將繩子解下，將口袋提回，還聽得啾啾有聲。又無燈火，只得將繩子扎住口，掛在壁上。睡過一覺醒來，不見聲響，忙起摸時，卻還在內，只是不動了。到天明時，解開一看，原來是條金絲哈巴狗兒，細毛紅眼，直挺挺的硬了皮色，就如樹皮一樣。又無刀割，只得敲塊尖石，割開來並無血，雪白的就如山藥。進忠驚疑道：「這是個甚麼東西？不知可好吃？且畝他，待師父回來看是何物。」仍舊掛在壁上。

又過了兩日，也不見回來，山糧已盡，進忠餓了，想道：「不若煮他充饑，不知可好吃？」便拿磁罐子到池邊舀了些水，放在內。誰知罐子小，放不下去，只得換了個瓦盆子。取三塊石頭支起，拾些松枝松皮燒起來。煮了半日，纔軟了，取起將皮剝去，聞見異樣清香。又換了水煮，直煮到晚，纔極爛的，儘量吃了一飽，香甜無比。又煎了些柏葉茶吃了睡下。

到半夜時，渾身作癢。到五更時，出了一身臭汗，身體生黏，過不得。等到天明起來，把瓦盆煎起水來，渾身一洗，纔覺快活。到日中時，瘡總結了疤了，腹中足飽了三四日，也不餓，也不渴。瘡疤都落盡了，一身皮肉都變得雪白的，比前更鮮潤些，連自己也驚訝不解。身體壯健更甚於前，自去尋些黃精、山藥來吃。

又過了兩日，老僧纔背了米回來。見了進忠，問道：「你的瘡怎麼好得恁快？這幾日吃甚麼的？」進忠道：「自己尋些山糧充饑。」老僧道：「我原說三四日即回，因你的瘡，去尋些藥草，故爾來遲，不意你瘡已好了，畢竟你吃了甚麼東西纔得好的？」進忠不敢隱瞞，只得將前事說了一遍。老僧跌腳歎道：「罷了！可惜！可惜！我守了他三餘年，不意為你所有，可惜大材小用了！」進忠道：「師父，那是個什麼東西？」老僧也不回答，只是歎惜不已。正是：

菊實有緣餐幼女，石膏無分食嵒帳。

畢竟老僧嗟歎可惜者為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